



北京市优秀长篇小说

槐马坡

新中国第一部最真实最内幕监狱警察史诗

简明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北京市优秀长篇小说

槐马坡

新中国第一部最真实最内幕监狱警察史诗

简明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槐马坡 / 简明著.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4.8

ISBN 978-7-80769-734-3

I. ①槐… II. ①简…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51264 号

槐马坡

著 者 | 简 明

出 版 人 | 田海明 朱智润

统筹监制 | 王 水

选题策划 | 王 水

责任编辑 | 王 水 孟繁强

装帧设计 | 思成创业

责任印制 | 刘 银 翥 敬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120 64267397

印 刷 |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0316) 365658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695×995mm 1/16

印 张 | 20

字 数 | 350 千字

版 次 |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80769-734-3

定 价 |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六十年前我在
六十年后我在
那叫传奇

CONTENTS

目录

引 子	1
第一章	3
第二章	57
第三章	106
第四章	155
第五章	199
第六章	246
第七章	292
附	311
后 记	313

引 子

记者说我们想采访您的父亲。我说我爹已经走了。记者说哎呀太抱歉啦，不知道巨老先生驾鹤西去，真是哀莫大焉。我说有一天我也会死。记者说真的很抱歉，您别生气。我说我生气了吗，你们又不是脱逃犯。

监狱大门旁边那个窗口跟前挤着很多服刑人员的亲属，他们正在办理接见手续。

记者说我们半年前联系过，可是因为赶一期节目，唉。真是老天无眼，无法弥补的损失。我们这就去买一束鲜花。巨监狱长啊，您大人有大量，宰相肚里能撑船。我说又欠我一条船。记者说您说什么？我说我爹死在家里阳台上的躺椅上，没有鸟。记者说啊？哦。原来您惦记那只鹤啊。嗨。

记者是两位女性，身材高挑衣着入时神采飞扬。两位都像是主持人吧。

我说嗨什么嗨？日落西山，行将就木，嗅到了棺材的味道。记者说天呐，等等，如果您没生气的话，我们退而求其次。我说我就是次。我有多么次。

记者说我们的意思是采访您也一样。您的一生也是传奇的一生。我说我的一生还没完结，你们就要清算。记者说千万别误会。就算您没有出生在槐马坡，就算跟我们聊聊您的童年，只要与槐马坡相关和有趣就行。我说旁边这些探监的人都会认为你们俩找我走后门。记者说我们是记者，堂堂正正，我们走正门。我说我不管。你们两个欠我一只鹤一条船。鹤，多大的一只鸟啊。船，不会是纸船吧。

监狱大门正对着五十米开外的二环路，那里六车道，各种车辆一辆挨一辆，不动。谁把马路改成停车场啦！

记者说巨监狱长童心未泯啊。那咱们就聊聊吧。边聊我们边给您叠纸

鹤叠纸船，既然您念叨个不停。我说呵呵。记者说巨监狱长笑起来像春天的太阳。您就像哄孩子那样讲故事讲笑话。我说笑话。记者说大中午的我们请您吃饭。我说颠倒了，我请。

冬天的太阳在接近正午的时候像一个巨大的白炽灯。我觉着暖和，记者手却搭凉棚遮住面颊。她们从手掌下面看我的眼神有点诡异，有点调皮，还有点晚辈的任性。后来我知道，其中一位美女的胸前挂着一只风铃。此刻那只风铃藏在外套和毛衣之间。她动作的时候，我隐约听到什么声音，却没有想到是风铃。

第一章

七只风铃奏出了《湖中的月光》。音质清脆而豁朗。由于空气湿度较大，水分子含量高，风铃整体清朗的尾音带着类似鸽子或蜜蜂振翅的隐隐的“嗡嗡”声，似乎有无数白鸽与蜜蜂从新房升起，跃出神庙，飘往苍穹。气流载着风铃的曲调，托举着那些溶解在烛光和月光中的白鸽和蜜蜂不断向上升腾，升腾，源源不绝。没有英语，没有歌词，音乐还原了它的质朴与纯真，穿越了国界，穿越了时空，穿越了心灵。连神庙下方围成弧形的狼群都陶醉其中了。

1

葛存雨——到！南斌——到！任重山——！薛心武——到！岳飞纓——到！巨承祖——到！张树——到！李刚——到……点名的声音在空旷的院子里格外清脆，压住了树枝上早起的鸟儿的叽叽喳喳。

一位姑娘躲在一棵杨树后面，每听到一声“到”，她的脑袋就震动一下，好像那“到”字是棒槌，一下一下敲在她的脑袋上。她眨巴着眼睛，自言自语不是十五个人吗。好像看戏的少看了两折子，遗憾得很。姑娘此时名叫楚英。后来，在奔赴“那个地方”的半道上，山沟里，丛林灌木中，爱人不幸陷入沼泽，牺牲了年轻的生命，楚英昏死过去，醒来之后就说自己叫楚白及。从此，再没有人叫她原先的名字。中队造册登记时写的也是楚白及。所以就叫她楚白及吧。

楚白及两颊绯红双唇糯糯。“糯糯”二字是南斌的发明，形容女人的

唇口有弹性有质感，鲜活生动。楚白及的唇口每一次开合动作，确实可以看见些微的粘连。当大家领会到“糯糯”二字的妙处，都佩服南斌的语言表述，进而有人把它发扬光大，说那种柔软和韧性可以包裹所有的钢筋铁骨，并且将其软化。说它也可以通过刺激神经，刺激荷尔蒙分泌，刺激血液加速，令发软的骨头硬起来。后来楚白及加入到十二个男人的小分队之中。队伍行至密林深处，因为楚白及还造成了一些骚动与混乱。为此带队的葛存雨大伤脑筋。当然，除了楚白及的身体样貌之外，还有一部分魔力可能源自楚白及随身携带的那些风铃。

这是一个分队，相当于现在的科级建制。列队待命的十二个人高矮胖瘦不齐，服装不整，有穿着农民大开襟的，有穿着补丁中山装的；鞋子有布鞋胶鞋还有布绳编的草鞋。南斌穿的最神气，是一身洗得略微泛白的军装，那是他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带回来的。他的这身打扮与杨树后面的楚白及无关，虽然很多姑娘看了都会赞叹。穿着蓝色中山装，四个口袋齐全的李刚，才是姑娘此刻的心上人。

那是1956年6月下旬的一个早晨。省城青年路，也就是现在的省监狱局大院，这里离西安城的北城墙很近。那时监狱局的围墙一多半也是古砖墙，属于文物。院子很开阔，搞清洁的一个妇女抡着大扫把刚扫完场地，空气中的灰尘还没有散尽，弥漫着土腥气。阳光从侧面斜照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虽然没有完全驱散清晨的阴冷，但给每一个男人的侧面涂上了金色，另一面就显出铁色，冷暖的强烈反差，为他们赋予了雕塑感和金属似的硬度。

队列旁的马车套着两匹马，一匹枣红，一匹雪白。马车上装着报话机、帐篷、镢头铲子、扁担水桶、灶具，那个直径超过一米的大锅倒扣着，黑的；还有面粉、玉米、锅盔、草料等人和马的生活用品以及开荒工具，满满当当。显然，马车上没有预留人坐的位子。车夫俯身在检查马车的轮轴。胶轮马车是从郊外的农村花钱雇来的。驾辕的枣红马打着响鼻，前蹄踢腾着地面，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队列前站着支队长和支队政委。政委说我们为什么要去那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建监狱？一个大原则：不与民争利！政委说“那个地方”，没说具体名称，并不是口语的习惯性省略，而是那个地方此时还没有名字，只有地图上面标出的经纬坐标。那幅地图揣在分队长葛存雨的怀里，属于绝密文件。

队列中有人捂着嘴咳嗽。

政委说国家建设需要粮食，我们还要把那个地方建成粮仓，像南泥湾一样！

好几个队员的目光从领导脸上甩向十米开外的那棵粗大的杨树。杨树一米多高的位置伸出来一张姑娘的脸。这张脸沐浴着阳光，没有阴面，生动而鲜活。这张脸很稳定，仿佛是从树身上长出来的彩色果实，是杨树的一部分。但是姑娘的大辫子出卖了她。大辫子从脑后垂下来，在她的脸下面晃动，晃荡的节奏与她心跳的速率几乎一致。我爹巨承祖用胳膊肘捅身边的李刚。

李刚也把目光甩向那棵杨树，嘀咕说咋搞的？

政委被队员的目光引导，也发现了跟杨树连在一起的鲜活的果实，和垂在果实下面的大辫子。政委说谁的？

李刚说报告支队长，我的。

李刚离队。剩下的人“哄”的一声松开立正的双腿，七嘴八舌。李刚蔫了吧唧。姑娘西施玉环啊。陕北的婆姨吧。陕北的婆姨应该属于巨承祖啊。谁跟我打赌。不可能跟咱们一路。资产阶级情调。军心涣散。七情六欲。不就是老婆娃嘛。饱汉不知饿汉饥。我想吃鸡。咱可以在槐马坡养满山遍野的鸡。那些鸡十之八九会填狼虫虎豹的肚子。到底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啊。不要忘了普天下还在打光棍的阶级兄弟。你儿子叫什么名儿来着。快看两人吵起来了。哎呀大辫子好粗啊。大辫子梢打着沟子啦。沟子是什么呀。南方佬这都不知道。沟子就是臀部。臀部有一条沟对吧。一条沟分两瓣对吧。我明白啦这么啰唆。不就是屁股嘛。

政委说同志们安静。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恋爱自由。你们的孩子媳妇下一批跟沟子就到。只要你们到那里把房子号子建好。

楚白及的大辫子扬起，她的一只胳膊被另外一个人拉住，离开了那棵粗大的杨树。李刚原地踟蹰了片刻，往楚白及离去的方向看了一眼，回到队伍里。

该出发了。

20世纪50年代，人们说路有多远，说华里，说里，不说公里。比如“二万五千里长征”。二里等于一公里。七百二十六里就是三百六十三公里。这是到达目的地大约要走的路程。

队伍出北门，绕铜川，过黄陵，走郿县，其中包括茶坊、羊泉、张村驿等等一些小镇子大村子，用了七天时间；从郿县往直罗镇走了五天，这一段主要是翻越山势险峻的胡家坡；直罗镇距目的地还有将近一百华里，就算五十公里，以2010年以后的路况开车，二十几分钟即可抵达。那时走了二十九天。总共走了四十一天，才找到葛存雨怀里那张地图上的坐标，到达“那个地方”。

楚白及本来也没打算死乞白赖地缠着她的心上人李刚，插进小分队前往“那个地方”。李刚跟她说了，此番奔赴那地方，是艰苦卓绝的任务，要在荒无人烟的子午岭山区腹地生生地开荒拓地盖房子建监狱，姑娘家使不得。这是史无前例的壮举。楚白及说有多壮啊有大雁塔那么壮吗？三天前，两个人悄悄去了大雁塔，手拉着手，许下心愿，等到李刚和战友们“大功告成”，就把楚白及接到“那个地方”完婚。李刚原本的意思是在西安结婚。楚白及坚持要去“那个地方”。姑娘仰脸望着她的爱人，咽喉抽动，声音来自肺腑：那多浪漫啊！

两年前的暑假，楚白及所在的中医学校搞校外实践，十几个女同学来到秦岭南坡丰裕口一带采集中药样本。李刚当时在矿业学院任教，领着几名男学生也在那一带寻找矿石样本。夕阳西下，该返回了，楚白及内急，躲到一簇蒿草后面方便，起身的时候看到不远处一个男人的脑袋和肩膀，吓得她差点惊叫起来。那个男人蹲在地上，似有所动。楚白及感觉他像个特务，也像个流氓。楚白及冲动起来。可是如果大喊“抓流氓”，自己的声誉也会被葬送。所以她大喊一声“抓特务！”就照着这个男人的后背后脑扑了上去。

楚白及没有经过抓特务之类的军事训练，她的体育课成绩也很糟糕。喊声在先动作在后。那个男人被身后的动静惊扰，身体偏转，楚白及的双手只有左手蹭到了人家的肩膀，另一只手完全抓空，整个身体滚到了一旁，摔在地上。

这一次楚白及撕心裂肺地惊叫起来。

护士学校的女同学和老师、矿业学院的男同学，闻声而至。之前，两部分人马是在隆起的山包两侧行动，都没有发现对方。双方都很惊讶。他

们惊讶的不仅仅是之前没有发现对方，还有——李刚抱着楚白及的身体，直直地站在草丛中。夕阳血红的光芒照在他们身上，风吹蒿草，神情肃穆而庄严，像极了电影里革命战士抱着牺牲的同胞。

男同学们睁大了眼睛，张口结舌。女同学喊叫啊，啊……流氓！

那时候的人都特别容易冲动，特别是年轻人、学生。他们满怀一腔热血，恨自己没有赶上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恨自己没有机会为革命为祖国献出青春献出生命。当知道自己手握真理的时候，就会热血沸腾，舍命奔赴。“流氓”这个词在那时出现的频率很高。不一定是真的遇上流氓了，更多的时候是把这个词当手榴弹丢出去，先把对方炸个人仰马翻再说。护士学校的女同学就是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扑向李刚的身体，夺回了自己的姐妹楚白及。一部分女同学救助安抚楚白及，另一部分揪住李刚高大魁梧的身体，把他的胳膊扳扭到身后，按下他的脑袋。同学们都在电影里看过斗地主的画面，虽然只是看过，却仿佛是经过了千百次的训练，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动作之利索胜似特工。

以李刚的身体块头，几个女人怎能摁得住他，但他在这个时间片段忽然出现了肌无力。大概他被楚白及的偷袭和紧接着的昏迷吓坏了吧。

矿业学院的男同学眼睁睁傻呆呆地看着“手握真理的女护士”把他们的老师变成了犯罪分子。那年月，大脑神经像紧绷的琴弦，出现这种情况，很容易想到的就是“划清界限”。至少事发突然，他们手足无措，反应不过来。不过，李刚就要跪下的时候，一个胆小的同学嘴巴里发出了声音，说他是我们的老师……

护士学校的老师审问李刚姓甚名谁，说老师不为人师表，竟然要流氓！

李刚喘了几口气才张开嘴说这位女同学跌倒了，我只是扶她起来。

护士学校的女生齐声呵斥，明明是抱着！撒谎！背着牛头不认账！光天化日之下！臭流氓！

胆小的男同学说那个女同学可以证明我们老师是清白的。

楚白及的身体跌倒在地，腰部和髋关节那一带碰着一块凸起的石头，她受伤了。但是受伤不是首要的问题。首要的问题是，楚白及被自己的喊声震晕了头。震晕了头也不是最要紧，那并没有令她人事不省。李刚焦急地俯下身体，凑得很近的鼻息和口腔喷出的味道令她晕眩，浑身酥软。等

到李刚完成抱起楚白及身体的动作的时候，楚白及就算是“昏过去”了。

离开了李刚的鼻息，离开了这个男人满含着雄性荷尔蒙的独特的味道，楚白及很快就苏醒过来。她醒来之后，看到同学们一张张关切的脸，没有顾及自己的伤痛，而是说抓特务，抓特务！快抓特务！

女同学和她们的老师立即应声说，原来还是特务！抓住！打！老实交代！

李刚说我交代我交代。我正在观察一块石头。

楚白及看见李刚胸前挂着的条形徽章，是红色的，只有老师才佩戴的。楚白及眼睛一闭，说哎呀是矿院的老师呀，身体一歪，又险些晕倒。之后，楚白及背过身去，小声跟自己的老师和同学说自己可能误会了，主要是野草太高看不清楚。然后楚白及感觉到髋部和腰部的疼痛，呻吟起来，说我刚才自己跌倒了。

后来这一群女同学和这一群男同学有四对结成了夫妻。矿业学院和护士学校的学生甚至很多教师都悄悄把这个隆起的山脊叫作“爱情坡”“夫妻坡”。遗憾的是楚白及和李刚没有再回到这里，虽然他们举行了婚礼，享受了洞房花烛夜。

一见钟情的是李刚。楚白及那时好像懵懵懂懂，好像认为爱情是龌龊下流的甚至是恐怖的，另外她也搞不清李刚的身体挨得近了，自己为什么会晕眩，甚至不省人事。除了父亲，从来没有男人离楚白及这么近。李刚去医院探望楚白及，楚白及左躲右闪，神情惶恐，大辫子在手不停地缠来缠去，绞来绞去。李刚的身体有意无意闯进一点五米的“人体亲密区”，楚白及就会失声尖叫，好像小白羊遭遇了大灰狼。连护士学校包括同宿舍的女同学都搞不懂楚白及的表现。李刚高大英俊，温文尔雅，大学教师，条件优越，还有一点最重要，李刚的相貌抑或表情不知道什么地方很像董存瑞。楚白及凭啥视作禽兽一般？虽然大家都崇拜英雄，但是和平年代哪里有什么英雄，帅不是当时的流行语，但长得像董存瑞就算半个英雄了吧。好些女同学开始暗暗谋划争夺李刚。

李刚心无旁骛。

在那个山脊上抱起楚白及身体的时候，李刚在自己的怀中看到了一张失血惨白的脸，那是因为李刚宽大的肩膀挡住了阳光，稍稍侧转，这张脸

在夕阳的辉映下呈现出通透感极强的玫瑰红。楚白及的双唇呈现殷红色，在昏迷中有一个轻微的蠕动与开合，开合之间是更轻微的双唇的粘连，那是深藏在体内的某种渴望泄漏的迹象吧。李刚闭一下眼，莫名其妙的犯罪感一阵阵掠过心头。再睁开眼，他看到了楚白及颈项的静脉血管，看到了微微拱起的锁骨，胸骨柄那里那个被拉紧的衣扣吃足了劲，快要崩开了。那一瞬间李刚也感觉到了晕眩。

李刚比楚白及大七岁，他认为楚白及状若小鹿，还是因为那天受了惊吓，便采取迂回战术，打探到楚白及的家，然后直接上门拜访未来的老丈人。

2

翻越胡家坡之前，虽然走了八天的路，但路上会遇到城市县城镇子村庄和零星的农家，队伍至少可以免去在荒野中支大锅做饭、露营等诸多不便，所以不能说艰苦。胡家坡横在酃县与直罗镇之间，说是“坡”，一上一下就有四十多华里，而且多处路面是在十几丈高的悬崖一侧开凿出来的。路面时宽时窄，如果遇到暴雨，泥泞不说，还可能遭遇塌方。牲口走在这样的路上，也会双腿打战。

那个坡，上的时候难，下的时候更难。经过一段狭窄坑洼的路段，马车轮子陷进坑里，七八个人上手，几乎是抬着马车，才涉险过关。之后，马车夫说不能往前走了。说这路是“羊路”，马车根本走不成。

岳飞纓、武国文两个人听到马车夫的话就暴跳起来。他俩和另几个这两天火气很大，没发生什么事就莫名地骂骂咧咧。岳飞纓说出发的时候就说好了咱们要同生死共患难。武国文说一个小坑就吓成这样啦？岳飞纓说毛主席是咋说的？“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薛心武没有跟岳飞纓他们一起呵斥马车夫，听到毛主席诗词，他站在一旁吟诵着后两句。李刚拿着指南针，仰脸察看身边的山势和岩石；任重山取下眼镜擦拭，刚才干活，汗水滴到镜片上，影响了他的视线；南斌双手抓着枣红马的笼头，以防马车失控，并说让他走好了我可以当马车夫。马车夫被岳飞纓等人的气势吓着了，往葛存雨的身后躲，好像葛存雨是他的守护神。另外三人都

拥戴领袖似的站在岳飞纓、武国文身边。

加上马车夫，十三个人，只有李刚和薛心武上身穿着白色发黄发黑的跨肩背心，其他人都光着膀子。七月初，山林里晚上十分阴冷，中午和下午却非常闷热。把马车从坑里弄出来，出了把力，汗水增加了一个个赤膊的反光率。马车夫上身披了一件灰色的布衫，前胸也是敞着的。出发时那么齐整威武的南斌，现在光着膀子，浑身泥灰，头上顶着个旧草帽，像个逃荒的。相形之下，李刚和薛心武的跨肩背心十分碍眼，似乎不怎么光明磊落。

我爹趁人不注意，假装用毛巾擦汗，在身上动作，手往裤兜一摸，一转身，一仰脸，往嘴里塞了一块洋糖。然后好像是被太阳光刺了眼睛，抬起胳膊，把手遮在额上。这一连串动作，都被岳飞纓看在眼里。

葛存雨这时已经41岁，比在场的所有人都大，他是这支队伍的领导，也是灵魂。出发前一天，支队政委跟葛存雨谈话，说老葛久经革命战火的考验，这次带队算降级了，等到监狱建起来，你就是政委，就是一把手。

走了七八天，一路上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晚上住店，年轻人都围着葛存雨，请他讲过去二十多年的“战斗历程”，如何加入军阀的部队，怎样变成国军，如何投诚解放军，怎样在朝鲜战场受伤立功。葛存雨不喜欢讲立功打胜仗，喜欢回忆战场上经历过的血腥场面，末了总是自顾叹息“那都是活生生的年轻人啊！”有时还加上一句“解放了，新中国了，就该过和平的好日子呀”。这时，身为副队长的薛心武往往会把话题引导到犯人身上，说我们的工作多么伟大。

葛存雨讲得多了，薛心武会把他拉出门外，委婉地提出自己的意见。说老葛啊，你老是讲那些东西不利于鼓舞士气啊。老葛说就是啊，可是那不是休息闲扯淡嘛。薛心武说我已经发现有人做噩梦啦。葛存雨说嗯，这问题就严重啦。薛心武说我的意见仅供参考啊。葛存雨拍拍薛心武的肩膀，说以后多提醒我。

葛存雨看看马车夫的脸色，转身面对岳飞纓、武国文等五人，举起双手，亮出泛黄的腋毛，示意大家安静。说我们从酃县出发的时候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应该请一个向导，看情势，后面的路会越来越难走。岳飞纓等五人不等领导说完就嚷嚷开来。说有什么大不了，这还有路。当

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什么什么。其中夹带了一句可怕的话：葛老头胆小鬼，贪生怕死！

李刚站的位置离说那句话的同志近，顺口回了一句，说葛队长那是怕我们做无谓的牺牲！岳飞缨站到李刚面前，说这儿哪有你说话的份！李刚说你这话是身份歧视。又要说“人人平等”之类书生意气的话，被葛存雨挡住。葛存雨说我不是贪生怕死的人，我要是怕死根本就活不到今天，我要是怕死也不会接受这次任务。问题是要死我们也要死得其所吧。我们的任务是去建监狱，不是来送死的。我们都死了，谁去完成任务！？谁？！葛存雨祖籍湖北，走的地方多，语调听上去南甜北咸东辣西酸的，话音含着丰盈的口水。

李刚说就是，老葛老虎不发威他们都以为是病猫呢！

薛心武揽住葛存雨的肩头，把他推到马车的另一边，回身对大家说谁再惹老葛生气我记他的过！再转回身，堆起笑脸劝葛存雨不要生气不要跟他们计较，又说不该说“我们犯了一个错误”，那会影响您的威信。葛存雨怔了一下，说可是那明明就是我犯下的错误！薛心武说我的意思是“领导是不会犯错误的”……

岳飞缨趁葛存雨和薛心武暂时被马车挡在另一边，揪住马车夫威胁说你敢走就是逃兵，就是破坏革命事业。你敢走我们回来找到你们合作社，你全家都得挨批判、游街，弄不好就把你关在我们建的监狱！让你生不如死！马车夫连连保证再不说离开的事了，天塌下来也跟着队伍走到底。

李刚看不惯，说革命都是自愿的可不是绑架。

岳飞缨一把抓住李刚的跨肩背心，那个搭在肩上的细条条布没有发出声音就离开了李刚的身体。岳飞缨说你放屁！绑架？谁绑架谁？瞧你这一身白肉，一看你就是逃兵，后悔没像那三个掉队的干脆不来报道吧？！胆小鬼，欠改造！

李刚的背心只剩一条细布搭着，看上去像是藏族同胞的斜跨衣饰，半个膀子裸露出来。李刚说你放开。对方的手不但没松，嘴巴里的话还一串一串。李刚就上手捉住了岳飞缨的手腕。

两个人扭打起来。李刚虽然更高大，但显然没有岳飞缨力气大，脚下不稳，且战且退，身体一闪，掉进路边的沟壑。我爹一直劝架，看到李刚

消失在半崖的灌木中，不知哪来的精神，忽然冲到前面，大喊一声我去救他！但是，岳飞纓的胳膊横在我爹面前，眼睛看着天上，冷冷地说了两个字：吃货。

岳飞纓跟李刚打着架，还惦记着我爹刚才偷吃的那一块洋糖。

“吃货”在2013年的时候与“驴友”之类的词一样，差不多算是赞美，那年代却是巨大的羞辱和蔑视，它像刺刀一样扎在我爹的胸口。我爹平时话少，发作起来照样凶神恶煞。后来葛存雨和薛心武都发现，我爹的发作常常是在饭口，常常与吃有关。我爹骂了一句，正要扑上去，岳飞纓已经甩开我爹跳到半崖的一根树枝上，然后又猴子似的荡到另一根更低的树枝上，没影了。

葛存雨、薛心武从马车那边赶过来的时候，只看到半崖上树丛中岳飞纓的半个肩膀和晃动的枝叶。葛存雨两手握成喇叭状，焦急地喊两个人的名字。沟壑掩埋在大片大片的草丛和灌木中，难测深浅。其实这个沟壑不到五米高，李刚跌下去的过程中身体和裤子挂住了一些杂树枝，落地后并没有受多么大的伤。

葛存雨正在招呼大家往下放绳子，岳飞纓一个人蹿了上来，赤裸的上身挂着几道血印子。他一脸的不屑，说没事，那白肉着魔了，被花迷住了。拍拍手上的土，又说我就说他臭知识分子吧。葛存雨还没搞清状况，我爹怒气冲冲地揪着岳飞纓要理论。葛存雨挡在二人中间，问到底是谁跟谁的矛盾，到底为啥？我爹说你问他。岳飞纓哼哼着鼻子，说问我，好意思问我？问问自己吧，吃货！我爹说刚才大家都听见了，这回领导也听见了。岳飞纓瞪眼睛，说咋的，我就说了，你不是吃货？！我爹弓起腰背，卯足了劲，一头顶在岳飞纓的胸部。岳飞纓没防备，趔趄着栽向崖畔的灌木，身体在一根树枝上担了一下，又不见了。我爹仰起头，看一眼葛存雨，细声说嘿，反正有树枝杂草接着。敢骂我！老子谁也不怕。

葛存雨走到我爹面前，瞪着眼睛，说没看出来你蔫驴踢死人啊。我爹挪身子后退。葛存雨说别忘了你是党员！我一个电报就可以命令你们这些没有组织纪律的匪徒一样的家伙回去蹲禁闭。薛心武给葛存雨递上一根烟，说葛队长别生气，现在要紧的是先把那两个人弄上来。几个更年轻的看着岳飞纓几个闹腾，兴奋了一阵子了，此刻互相鼓舞着交换一下眼神，纵身